

80后山东作家盛文强热衷于海洋文化研究,近年来奔走于渤海、东海、黄海及南海,致力于渔夫口述史和海洋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陆续推出海洋文学的跨文体新作《渔具列传》《海怪简史》等。在当下,重新审视海洋的传统文化,延续洪荒年代的奔放想象,在作者看来,无疑是告别平庸与浮泛的一条捷径,也是物质年代的自救方式。

## 盛文强:志怪神话提供的是一种精神生活

齐鲁晚报:从《渔具列传》到《海怪简史》,每一篇文章都能看出你对故乡、对海洋的热爱。关于海洋文化的书籍,要么偏于政治,要么偏于经济,像你这样把传奇、野史、考据、采访以及个人经历糅合在一起,在出版界称得上“首次”,你是如何做到的?

盛文强:《渔具列传》是我写作中的一种探索,若按老旧的文学观念,很容易把这个题材搞成说明式的“系列文章”,这种方式多在农耕区的写作者们身上发生,强调秩序,还有适时出现的公共抒情来做锦上添花,难以进入现代性的体验。我们的时代已经到了令人错愕难当地步,而我们的文学观念还在静止不动,按照某些公式做出来的文章也多千篇一律。《渔具列传》的文本处在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有传奇、野史、考据、采访以及个人经历,甚至一些“美的片段”,在书的扉页,是一本竖排古书的选页,这本书的作者署名“枕鱼斋主人”,没有留下真实姓名,此人是清末民初的秀才,其父辈也是海岛渔夫,小说就在对这本古书的考证中开始了。其实,这本古书是虚构出来的,不单单是文字,还是历经坎坷之后,对世界的极度不信任,同时也是在探究虚构的底限。小说已经发生了变化,小说的写作者也当有足够的力量去研习新知,学科的壁垒其实是自身能力的障碍。

齐鲁晚报:《渔具列传》看书名以为是本“说明书”,其实是本小说,书中内容虚实夹杂,在让读者了解古代渔业生产生活的同时,也看到了人与海洋相处的智慧,这本书的写作背景是怎样的?

盛文强:这本书有我童年时代在海岛的生活经历,其中的渔民也有我父母的影子。这本书是



《渔具列传》  
漓江出版社  
《海怪简史》  
中央编译出版社

以器物为主人公的小说,所以那些考证也多是可疑的,虽然它们看上去像真的。我离开海岛上大学、工作,写作一直在断断续续中进行,后来忽然发现渔具这一题材,越是熟悉的越容易被忽略,渔具中体现的锋利、缠绕、回旋、无限、绵延等属性暗合现代性题旨,有着丰富的指涉。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深感岛屿一地之不足,于是又频频走出山东,沿着海岸线一直往南,到江苏、浙江和福建的沿海,走访老渔夫,采集海洋民间故事,考察海洋风俗,浙江舟山的海渔绳结和渔民画,福建泉州的海

上丝路古迹,都给了我启发,对历史的想象也在行走中愈加开阔。《渔具列传》看上去是以一个岛屿为基点,但这个岛屿上嫁接了不少“外来”的海洋文化枝叶。

齐鲁晚报:“海怪真的存在吗?”这样的问题经常让你哭笑不得。现代人也很少讲志怪神话故事了,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盛文强:志怪的这一脉传统失落了,现代人关心的是物质利益,有人就要问——看神话故事,能帮我还贷吗?能帮我儿子上大学吗?能帮我找工作吗?这些都不能。志怪提供的是一种精神生活,使人变得有趣有思,不再那么粗鄙。讲述志怪故事的人越来越少了,也是时代的症候所致,比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渔村,在夏夜的弄堂里,在冬季炉火旁,海怪故事还在被讲述,如今都玩手机了,渔村也同样被现代化裹挟。虽然如此,仍有不少年轻的读者喜欢《海怪简史》,在网上还出现了不少读者读后的仿作及插画作品,该书也屡次加印,可见志怪故事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像磁石一样吸引着精神同类。当物质财富实现了一定的累积之后,还是会有人慢慢回转身来面对传统,关注精神生活,或者说,这一天正在到来,因为已经有很多人开始这样做了。

齐鲁晚报:《海怪简史》中记叙了海边或海内的若干精怪故事,充满想象力,海怪也被赋予了“人性”,有点现代聊斋的意味,目的是影射“人世”吗?

盛文强:讽喻人世,是中国传统志怪的一项基本功能,所谓“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对贪和虐的鞭挞,是古代社会现实的折射,而在讽刺的同时,又是“劝人方”,流露出

以儒为底色的教化意义。我在《海怪简史》中有对世人的影射,更多的是加入了个体经验,即我个人的兴衰际遇,以及我对时代的思考、更为细微的现代体验,与古典志怪有别。志怪的故事模型,完全可以承载新的内涵,比如我写到的“飞头獠”,是一种海怪,他白天做佣工,夜里头颅能离开脖子,飞到海边去吃鱼虾,只有在晚上是自由的,这是对我自身的写照(白天上班,晚上写作),也是工业时代的一种分裂。在工业时代,人越发成为社会生产中的零件,个性及精神越来越萎缩,作为一个合格的零件,必须合乎规范,不能旁逸斜出,这便与人的个体精神产生抵牾,社会分工与自身精神成长,二者是如此分裂,而对于那些完全没有精神生活的人来说,则不存在这种痛苦。可以说,海怪的“怪”,就怪在与众不同,回归世俗生活层面,和老百姓不一样,就是怪;同理,别人都在街上逛着玩,而你宅在屋里写作,这同样也是怪。

齐鲁晚报:《渔具列传》《海怪简史》都是以山东的海洋文化为基准,进而辐射中国海岸,你怎样看待山东的海洋文化?

盛文强:山东因为有半岛深入海中,故而海岸线漫长,古齐国有所谓的“鱼盐之利”,因此而富甲天下,渔业和盐业都是海洋资源。及至后世,农耕文明占据主流,山东的海洋文化则呈现出深重的农业特征,半岛地区多是渔业和农业并立。而闽广一带的沿海省份,其民众有着向外开拓的闯荡精神,也更有冒险精神,“下南洋”的传奇不断在他们中间上演,他们的行动,更接近于海洋文化的外向型实质,这是需要山东人学习的。

### 【编辑推荐】

《世上如依有几人:丰子恺逸事》

丰宛音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本书记录了丰子恺次女丰宛音暮年追怀家父之往事。书中选择的丰先生小故事非常别致——细细观察牵羊,随身携带速写本,偷听别人的议论评价,收集破旧物件,利用废纸或旧物制作别致装饰,重视服装颜色搭配等等,无不彰显着丰先生的执着和情趣。

《客居忆往:哲学人生问答录》

洪汉鼎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系知名哲学家洪汉鼎先生以答学生问的形式而写的学术自述性文字,他以个人经历回忆了我国哲学界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情况,还包括回忆冯友兰、贺麟、洪谦、苗力田诸位老师,以及拜访伽达默尔的多篇文章。

《远在古巴》

雷竞璇 著  
中信出版社

本书着重记述华人及其后裔在古巴的经历和生活,从寻根开始,通过系列访谈,展现了华人在古巴留下的深深足迹。

《像我这样的一个读者》

西西 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

西西是香港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她用自己的语言讲述了西方特别是拉美优秀作家的杰出作品,这种重述既保留了原著的精神内涵和风格趣味,又完美地融入了西西的理解和再创作,通过这样的重述,读者可以寻找到“迷失在翻译中”的趣味和情感。

《岁月沧桑》

钱理群 著  
东方出版中心

本书系著名学者钱理群教授“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之终卷。作者选择沈从文、梁漱溟、赵树理、废名、王瑶、郭小川、邵燕祥等作家,学者在1949年至1970年代这一时期的生命历程为观照对象,透视其个性、理想与时代、社会之间激荡起的风云。

《怒》

[日]吉田修一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夏天,东京郊外一对普通夫妇惨遭杀害。凶手山神一也作案后逗留屋内长达六个小时,并用被害人的血在墙上留了一个“怒”字,方才离去。一年后,山神依旧在逃。而此时,田代、直人、田中三个人各与通缉犯山神有着某种程度的暗合,对于那些接纳了他们并付出情感的人们,信任与爱被放到了天平上……小说借罪案揭露人性的幽微。

《一本小小的蓝色逻辑书》

[加]布兰登·罗伊尔 著  
九州出版社

本书为哈佛大学毕业生撰写的逻辑入门书,美国常春藤名校入学考试必备读物。这本书为读者提炼出一套最有用、最完整的逻辑推理概念,帮助读者在学习和现实生活中更好地理清思路,解决问题。

## 【新书评】 在生活中倾听灵魂的诉说

□房伟

雒武兄是我多年的好友,他从事诗歌创作多年,成绩斐然,诗集《这一刻我爱上你》也是他多年心血的结晶。他总能在生活流的平淡之中,发现生活的荒诞与诗意的可能性。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本诗集的主题。诗集承载的内容太多太广,有的轻盈,有的沉重,既有作者对世界的个人化理解,也有作者对人生况味的深沉思索,更有作者对内心最隐秘之处的真诚袒露和自我感情的真实表达。雒武用精练而有张力的口语入诗,注重诗歌的情感性与思想性,这使得作品既明白晓畅,又充满着哲理的韵味和热烈的感情。雒武笔下的每一首诗都是在与灵魂对话,这种对话是与世界灵魂的对话,与他人灵魂的对话,更是与自我灵魂的对话。

在诗集中,雒武吐露出了自我内心最真实的律动,“爱”便是雒武真情的直接表达方式。这爱的对象既包括亲人挚爱,也包括过往、路人和自然万物。在《这一刻我爱上你》一章中,作者抒发的最多的是对自己亲人的爱恋之情,这种爱的表现形式是多样而又富有内涵的:一场梦、一个手势、一串数字、一个普通的日子……在作者的笔下都变成了联结感情的屡屡心线。如在《11月7日》一诗中,诗人热情地诉说道:“春节元旦‘五一’‘十一’/和我们有关也无关/11月7日/

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节日。11月7日是诗人与妻子结识的日子,在诗人的眼中,这个只属于两个人的特殊日子,其意义要大于普天同庆的节日,对妻子的爱恋之情溢于言表。与之相类似的还有《我的四叔》和《噩梦中惊醒》,分别表达了对四叔和母亲的真挚感情。与之相较,《一对环卫工的婚礼》则写得相对质朴,平凡而又神圣的爱情寄托了作者对人生无限的思考。

在雒武表现感情、表达爱的诗篇当中,最精彩的当数那些借物抒情的小诗,这些诗不仅感情充沛,而且写得饶有趣味,富含哲理。在《两条互相凝望的铁轨》一诗中,铁轨成为了矢志不渝的坚贞爱情的象征:它们铁青着自己的脸/它们任一系列列车从上面碾过/它们保持着从一而终的动作……到被废弃的那一刻/也没有改变。与之类似,《爱你一万年》由合葬墓引发想象,同样赞美了恒久的爱情。《中秋的石榴》利用巧妙的比喻,含蓄地抒发了诗人的爱恋之情:我家门前正有这样一株/她植于我娶妻时/转眼间/这棵树已生长了五年。这不禁让人联想到《项脊轩志》中枇杷树的亭亭如盖,在写法上可谓异曲同工。

雒武的诗中不仅有真挚感情的喷发,也有对生命细部的敏锐体察。在《真相》、《过客》、《明

白》、《我只能眼看着这一切发生》等章节中,作者通过细致的观察,对日常中不为人所关注的许多现象进行了书写。《天气预报》和《心疼指数》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我”家中的电视机上和街头流浪汉裹身用的报纸上同样都显示着零度的气温,但真实的体悟在二人看来却是如此的遥远;而贵妇人“爱我者爱我狗”的行为方式更是让作者得出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常常远远超过人和动物”的结论。《窗帘》和《新年开始了,一切都是旧的》表现了作者对不断重复的庸俗而又略显丑陋的现实的反映:放下揭开/揭开放下/一生都在周而复始。《牛》、《快速公路》和《十几年我的老家已面目全非》表现了在飞速前进的现代化进程中作者所体验到的疼痛感。《无车日》表达了作者对人与人之间和谐人际关系的美好期许。《女人的头发》表达了诗人对勤劳而不为人记住的美好女性的赞美。《背后》表现了人对于永远也无法发现的真实的困窘……

诗歌是能够触及人类灵魂的东西,雒武的诗歌不造作、不矫情,充满着语言的张力,用口语化的表达感染着读者的内心。诗人一向主张干净地写作,注重诗歌的韵味和深度,在诗集《这一刻我爱上你》当中,这些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